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燕懋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録監生臣宋　鏡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

禮四

雜儀

古人上下之際雖是嚴而情意甚相通如禹拜昌言王拜手稽首之類到漢以來皇帝見丞相在坐為起在輿為下贊者曰皇帝為丞相起尚有這意思到六朝以來君臣逐日相與說話如宋文帝明日欲殺某人

晚間更與他說話不能得他去其間有入朝去從人即分散去到晚他方出到唐尚有坐說話底意思而今宰相終年立地不曾得一日坐人主或終日不曾得見而壽皇求治之初中間學士固是直宿又分講官亦直宿又令從官亦得入賜坐從容講論而今未論朝廷如古人州郡之間亦自如此如羅池碑云柳子厚與牙將歐陽翼共飲法帖中有顔真卿與蔡明遠帖都書名牙將即是客將蔡明遠亦是衙前他却

與之情意如此而今州郡與小官也不如此了

問左右畢竟孰爲尊曰漢初右丞相居左丞相之上史中有言曰朝廷無出其右者則是右爲尊也到後來又却以左爲尊而老子有曰上將軍處右而偏將軍處左喪事尚右兵凶器也故以喪禮處之如此則吉事尚左矣漢初豈習於戰國與暴秦之所爲乎

古人屋無廊廡三公露立於槐下九卿露立於棘下當其朝會有雨則止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而雨霑

服失容則廢

古者王畿之內㔶髴如井田規畫中間一圈便是宮殿前圈中左宗廟右社稷其他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為前朝後圈中為市不似如今市中家家自各賣買乃是官中為設一去處令凡民之賣買者就其處若今場務然無游民雜處其間更東西六圈以處六鄉六遂之民耕作則出就田中之廬農功畢則入此室處唐制頗倣此最有條理城中幾坊每坊各有牆圍如

子城然一坊共一門出入六街凡城門坊角有武候
鋪衛士分守日暮門閉五更二點鼓自内發諸街鼓
承振坊市門皆啟若有姦盜自無所容葢坊内皆常
居之民外面人來皆可知如殺宰相武元衡於靖安
里門外分明載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賊乘暗害之亦
可見坊門不可胡亂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殺了如那
時措置得好官街邉都無閑雜賣買汙穢雜糅所以
杜詩云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閒十日不一見

顔色亦見出一坊入一坊非特特往來不可

摯是初見君時用以獻君二生一死皆是抱羔鴈雉真

物以獻

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

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

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插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

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笏攝齊者畏謹恐上階時蹈著

裳有顛仆之患執圭者圭自是贄見之物只是捧至

君前不是如執笏所以執圭時便足踧踖如有循緣
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金銀魚乃古人以合符臣之得魚符者用袋之腰間今
無合符事却尚用魚又不用袋魚魚袋事出唐書車
服志髙武中睿時
自三代後車服冠冕之制前漢皆不說只後漢志內略
載又多不可曉
今衣服無章上下混淆某嘗謂縱未能大定經制且隨

時略加整頓猶愈於不為如小衫合各從公衫之色服紫者小衫亦紫服緋綠者小衫亦緋綠服白則小衫亦白胥吏則皆烏衣餘皆倣此庶有辨別也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黃綠作旗之類而不常

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

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緑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

鐸輦則又濶相承至今又益濶也

古人戴冠郭林宗時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大率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爲禮不戴巾婦人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不戴冠

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爲常服又别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爲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服也又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時班駮見一二如王彥輔麈

史猶略言之某少時尚見唐時小說極多今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傚士大夫欲為幞頭則曰為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為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繫向前兩脚繫向後後來遂横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畫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

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嘗見禪家語錄載唐莊宗問一僧云朕收中原得一寶未有人酬價僧曰略借陛下寶看莊宗以手展幞頭兩脚示之如此則五代時猶是惟人君得裹兩脚者然皆莫可考也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時方易以漆紗嘗見南劔沙溪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猶是藤織坏子唐製又有兩脚上下者亦莫可曉

爵弁赤少黑多如今深紫色韠以皮為之如今水檐相似蓋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來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為之耳韠中閒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令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令人釘鉸串子樣觿燧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做他形像古人帶甚輕却帶得許多物令人帶枉做得恁地重如幞頭靴之類亦然

因言服製之變前輩無著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士大夫常居常服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背子起殊未久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側因舉胡德輝雜志云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為男女辨貴賤之服曰然然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著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拜親時須合坐受叔伯母亦合坐受凡只立受嫂叔同一家不可不拜亦須對拜夫婦對拜

問看禮中說婦人吉拜雖君賜肅拜此則古人女子拜亦伏地也曰古有女子伏拜者乃太祖問范質之姪杲古者女子拜如何他遂舉古樂府云長跪問故夫以為古婦女皆伏拜自則天欲為自尊之計始不用伏拜今看來此說不然樂府只說長跪問故夫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一處云直身長跪若拜時亦

只低手祇揖便是肅拜故禮肅拜注云肅俯手也盖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以俯伏地上古人所以有父母拜其子舅姑荅婦拜者盖古坐時只跪坐在地拜時亦容易又不曾相對拜各有向當荅拜亦然以上語類十八條

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鬵侑之官皆領於宗

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嫩詔之嫩下本有訓字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閒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又誦箴諫大夫規

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也察其存樂）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列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

無不至邇無不服傅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何謂六寢六宮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

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也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何謂三朝五門曰王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又曰虎門又曰畢門此鄭司農說也其朝康成以雉門在庫門內而設兩觀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路寢之廷曰内朝臯門之内外朝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

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懸象治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外朝之法朝士掌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

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門之内者或謂之燕朝　何謂貨賄曰有太府以受其貨賄之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稍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而金玉玩好王府掌之良兵良器内府掌之王后世子衣服之用則外府

掌之天子之禮

殿屋五間前皆為堂後為房室中間之前為兩楹間後為室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又少東為阼階上少北為東序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又少西為賓階上少北為西序後為西房序即牆也設位在東西序者負牆而立也其南為序端東序之東西序之西為夾亦謂之廂又說文云廂廊也廊東西序也此亦可見但疑序下脫一外字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夾外之廣為側階房後為北階此其地之盤也其

棟則中三間為一棟横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横棟下與霤齊此其上棟之制所謂四阿也其宇則横棟前後即為南北兩下横棟盡外即為東西兩下四棟之旁即各連所向而下四面榱桷覆堂廡出階外者謂之廡説文云廡堂上周室也其屋盡水下處謂之霤此其下宇之制也○厦屋則前五間後四間無西房堂中三間之後只分為兩間東房西室其餘並如殿屋之制但五間皆為横棟棟之前後皆為兩下之宇横棟盡外有

版下垂謂之搏風搏風之下亦為兩廡接連南北以覆側階但其廡亦不出搏風之外耳儀禮疏云卿大夫為夏屋其室兩下而四周之○殿屋四阿連下為廡四面之簷其水皆多故其簷皆得以霤為名厦屋南北兩下之廡與殿屋同故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兩廡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又不出搏風之外雖或有水亦不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接簷之名疏乃直指搏風誤矣○殿屋厦屋説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内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梓士冠禮賔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賔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梓

聘禮公迎賔於大門内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閤門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賔問大夫大夫迎賔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説當攷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内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

主人迎賔于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楣楣前接檐為庪今見於經者惟棟與楣而已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賔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賔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

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

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爾

後楣以北為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

相連為之椄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

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

兩架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户以兩架之間為

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賔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

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榭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賔南面注曰不言於户牖之閒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户牖故也釋宫曰無室曰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

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
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
故直云房而已然椉聘禮賔館於大夫士君使卿
還玉於館也賔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
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
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户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

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郭氏曰窔亦隠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曽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户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户户東而牖西

説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為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牖一名鄉其扇在内梜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内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閒謂之依

郭氏曰窻東戶西也覲禮斧扆亦以設之於此而得扆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賔客

位於此故又曰客位

户東曰房户之閒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户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

户專得户名凡言户者皆室户若房户則兼言房

以别之大夫士房户之閒於堂爲東西之中楼詩

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户之閒賔主共之由

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户之閒爲中也又鄉飲酒禮

席賔於户牖閒而義曰賔坐於西北則大夫士之

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扆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為西當攷

房户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尊於房户之閒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户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户於房南壁亦當近東按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户與隅閒隅閒者葢房東西之中兩隅閒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户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户在房南壁之東偏

可見矣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為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為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

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
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
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為基而屋其上惟堂
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葢於前楣之下按鄉射禮
曰射自楹閒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
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為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

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即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内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内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為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宫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内兩楹閒言楹内外矣又言兩楹閒知凡言兩楹閒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賔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為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為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

閒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
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
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户即言户東户
西近房則言房外房東近楹則言東楹西楹近序
即言東序西序近階即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
無所繼屬者即以堂言之祝淅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别内外

序之外謂之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為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為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為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為室中其有兩

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為右房也與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
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即兩
箱也釋宫曰室有東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
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宫又曰無
東西箱有室曰寢棲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
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絰於序東注曰序東東

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即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東面階注曰東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堂西即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為之或謂堂隅為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賔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廡聘禮饔鼎設於西階前當内廡此則西階之東廡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内廡也士之階三等梜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也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梜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

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喪禮欑置於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椄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庭中

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醽醽南列米在醽醽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堂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内霤
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内
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内霤將
曲者至門内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
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内
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霤矣既至堂塗
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椄聘禮
饔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内廉注曰辟堂塗也則

堂塗在階廡之内矣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

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門屋為門門之中有闑

士冠禮曰席於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

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竪短木也釋宫曰樴在地

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竪

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横木為内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閒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為門中扼狹賈氏曰皮皆横執之門中阸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

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椄士虞禮陳鼎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椄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

東塾門内東堂負之北面則内塾北向也凡門之
内兩塾之間謂之宁桉聘禮賔問卿大夫迎於外
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賔入三揖並行
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内事也既而俟於宁也凡至
門内霤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
俟於霤南門内兩塾間可知矣李廵曰宁正門内
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
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

著於經椄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内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内以入為左右鄉外以出

為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為左入以東為右以入為左右則門西為左門東為右鄉飲酒禮賔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為左右則門東為左門西為右士冠禮主人迎賔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享於廟門之右是也闑東曰臬右亦自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椄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宫曰屏謂

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内屏屏在路門之内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宫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内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内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於寢門外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

門外也聘禮又曰賔死介復命柩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中心又賔拜饔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賔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内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為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内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

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隅别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宫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西壁堂之西牆

下棜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牆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緫名室中謂之墉昬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闑門在焉棜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

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闈門之内闈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宫曰宫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

君為殿屋也按考工記殿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
今之四柱屋殷人始為四柱屋則夏后氏之屋南
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為殿屋四柱卿大
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四柱則南北東西皆有霤
兩下則惟南北有霤而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
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
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
者為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

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為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也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檖士喪禮為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

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廡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閒縮霤是也霤以東西為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

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扆牖間南嚮則戸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内之塾也畢門之内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

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

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為内五分内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序之内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儀禮釋宮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

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䟽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以為坐禪之意誤矣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

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其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對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他拜皆當

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即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然

至今以為恨也東坡文集私試策問云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也

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子方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先聖先師二像

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跪坐

拜說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

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德業相勸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

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過失相規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 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

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咏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　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

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

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

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禮俗相交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尊幼輩行凡五等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下者曰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造請拜揖凡三條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

皂衫腰帶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已名牓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已名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唯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

則少俟或且退後皆放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答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納拜請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放此則主人送於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

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於廡下或廳側禮

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於門外凡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於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否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已徒行而尊長乘馬則迴避

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放此若已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請召迎送凡四條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㒹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

客請往謝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必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坐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

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荅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賔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賔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荅其拜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曰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科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賔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曰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議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十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此弔

尊者則爲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答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生紗絹爲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犒其役夫及爲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

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唯至親篤友為然過朞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詰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

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六曰誣枉 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

七曰貧乏 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

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於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為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為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

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吕氏今取其他書及附已意稍增損之以通於今而又為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

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於鄉校設先聖先師之像於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叙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荅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荅之同約者如其服而至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於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畧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為序立於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

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位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放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為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

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於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者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於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為序東西相向以北為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

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於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陳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增損呂氏鄉約○以上文集五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王燮憲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録監生臣金三俊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

樂

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季通嘗截小竹吹之可騐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大抵聲太高則焦殺低則盎緩牛鳴盎中謂此又云此不可容易杜撰劉歆為王莽造樂樂成而莽死後荀勗造於晉武帝時即有五胡之亂和峴疑是王朴造於周世宗時世宗亦死惟本朝太祖神

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平和所以世祚久長笑云如此議論又却似在樂不在德也因論樂律云尺以三分為增減蓋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故須一寸作九分一分分九釐一釐分九絲方如破竹都通得去其制作通典亦略備史記律書漢律歷志所載亦詳范蜀公與温公都枉了相爭只通典亦未嘗看蜀公之言既疎温公又在下

音律如尖塔樣濶者濁聲尖者清聲宮以下則太濁羽以上則太輕皆不可為樂惟五聲者中聲也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㽔賔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問先生所論樂今考之若以黃鐘為宮便是太蔟為商姑洗為角㽔賔為變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變宮若以大呂為宮便是夾鐘為商中呂為角林鐘為變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黃鐘為變宮其餘則旋

相為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為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相生之道至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之宮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君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

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謂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為宮黃鐘為變宮時黃鐘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曰然又曰宮商角徵羽與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加損此其所以為妙問既有宮商角徵羽又有變宮變徵何也曰二者是樂之和相連接處

問聲氣之元曰律歴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因論樂云黃鐘之律最長應鐘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

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宫宫為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個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四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鐘為宫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當作大呂下同）為之商則是商聲高似宫聲為臣陵君不可用遂乃用蕤賓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然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此是通典載此一項又云樂聲不可太高又不可太低樂中上聲便是鄭衛所以太祖英明不可及當王

朴造樂聞其聲太急便令減下一律其聲遂平徽宗朝作大晟樂其聲一聲低似一聲故其音緩又云賢君大槩屬意於雅樂所以仁宗晚年極力要理會雅樂終未理會得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於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

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如何曰韋昭是箇不分曉底人國語本自不分曉更著他不曉事愈見鶻突均只

是七均如以黄鍾爲宫便用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先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凖乃是先做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来只依此為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鍾只是散聲又自黄鍾起至應鍾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拄定取

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古來人解書最有一箇韋昭無理會且如下文六者中之色六字本只是黄字闕却上面一截他便就這六字上解謂六聲天地之中六者天地之中自是數干色甚事

戊巳土律中黄鍾之宫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黄鍾這箇只可説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蓋似些元亨利貞黄鍾略略似箇乾字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冬音羽此惟説宫聲如京房律

準十三弦中一弦為黄鐘不動十二弦便拄起應十二月

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樂之六十聲便如六十甲子以五聲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以十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若不相屬而實相為用遺書云三命是律五星是歷即此說也只曉不得甲子乙丑皆屬木而納音却屬金前輩多論此皆無定說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

聲濟之

周禮以十二律為之度數如黃鐘九寸林鐘六寸之類

以十二聲為之劑量盖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

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劑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

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之類

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

聖人恐無此意曰這箇也難曉須是問樂家如何不

用商嘗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那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又問向見一樂書溫公言本朝無徵音竊謂五音如四時代謝不可缺一若無徵音則本朝之樂大段不成說話曰不特本朝從來無那徵不特徵無角亦無之然只是太常樂無那燕樂依舊有這箇也只是無徵調角調不是無徵音角音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太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

亦是宫聲這便是宫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
舊都用不只是全用宫如說無徵便只是頭聲與尾
聲不是徵這却不知是如何其中有箇甚麽欠缺處
所以做那徵不成徽宗嘗令人硬去做然後來做得
成却只是頭一聲是徵尾後一聲依舊不是依舊走
了不知是如何平日也不曾去理會這須是樂家辨
得聲音底方理會得但是這箇别是一項未消得理
會

古者太子生則太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

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絶隋文帝時鄭譯得之於蘇祇婆蘇祇婆乃自西域傳來故知律呂乃天地自然之聲氣非人之所能為譯請用旋宮何妥恥其不能遂止用黄鍾一均（事見隋志）因言佛與吾道不合者蓋道乃無形之物所以有差至如樂律則有數器所以合也

唐太宗不曉音律謂不在樂者只是胡説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左傳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之意也

問樂曰古聲只是和後來多以悲恨為佳溫公與范蜀公胡安定與阮逸李照爭辨其實都自理會不得却不曾去看通典通典說得極分明盖此事在唐猶有傳者至唐末遂失其傳王朴當五代之末杜撰得箇樂如此當時有幾鐘名為啞鐘不曾擊得盖是八十

四調朴調其聲令一一擊之其實那箇啞底却是古人制此不擊以避宫聲若一例皆擊便有陵節之患漢禮樂志劉歆説樂處亦好唐人俗舞謂之打令其狀有四曰招曰摇曰送其一記不得盖招則邀之之意摇則摇手呼喚之意送者送酒之意舊嘗見深村父老為余言其祖父嘗為之收得譜子曰兵火失去舞時皆裹幞頭列坐飲酒少刻起舞有四句號云送摇招摇三方一圓分成四片得在摇前人多不知皆

以為啞謎漢卿云張滋約齋亦是張家好子弟曰見君

舉說其人大曉音律因言今日到詹元善處見其教樂

又以管吹習古詩二南七月之屬其歌調卻只用太常

譜然亦只做得今樂若古樂必不恁地美人聽他在行

在録得譜子大凡壓入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

是某調章尾只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

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

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如七月流火三章皆七字起七

字則是清聲調末亦以清聲調結之如五月斯螽動股
二之日鑿氷冲冲五字二字皆是濁聲黄鐘調末以濁
聲結之元善理會事都不要理會箇是只信口胡亂説
事事喚做曽經理會来如宫商角徵羽固是就喉舌
脣齒上分他便道只此便了元不知道喉舌脣齒上
亦各自有宫商角徵羽何者蓋自有箇疾徐高下
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房庶有古本
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温公争者只争此范以古本為

正蜀公以上黨粟一千二百粒實今九寸為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為準漢書文不甚順又粟有大小遂取中者為之然下粟時頻緊則粟又下了又不知如何為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於此

蔡京用事主張喻世清作樂盡破前代之言樂者因作中聲正聲如正聲九寸中聲只八寸七分一按史記

七字多錯乃是十分一其樂只是杜撰至今用之

陳淳言琴只可彈黃鐘一均而不可旋相為宮此說猶可至謂琴之汎聲為六律又謂六律為六同則妄矣令人彈琴都不知孰為正聲若正得一弦則其餘皆可正令調弦者云如此為宮聲如此為商聲安知是正與不正此須審音人方曉得古人所以吹管聲傳在琴上如吹管起黃鐘之指則以琴之黃鐘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五聲既正然後不用

管只以琴之五聲為準而他樂皆取正焉季通書來説近巳曉得但絣定七絃不用調弦皆可以彈十一宮琴之體是黄鐘一均故可以彈十一宮如此則大吕太蔟夾鐘以下聲聲皆用按徽都無散聲盖纔不按即是黄鐘聲矣亦安得許多指按耶兼如其説則大吕以下亦不可對徽須挨近第九徽裏按之此後愈挨下去方合大吕諸聲盖按著正徽復是黄鐘聲矣渠云頃問之太常樂工工亦云然恐無此理古人彈琴隨月調弦如

十一月調黄鐘十二月調大吕正月調太蔟二月調夾鐘但此後聲愈緊至十月調應鐘則弦急甚恐絶矣不知古人如何季通不能琴他只是思量得不知彈出便不可行這便是無下學工夫吾人皆坐此病

古人朝夕習於此故以之上達不難盖下學中上達之理皆具矣

古樂不可得而見矣只如今人彈琴亦自可見如誠實底人便雍容平淡自是好聽若弄手弄脚撰出無限

不好底聲音只見繁碎耳

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關雎鹿鳴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聲處多今樂用清聲處多

樂律中所載十二詩譜乃趙子敬所傳云是唐開元閒鄉飲酒所歌也但却以黃鐘清為宮此便不可蓋黃鐘管九寸最長若以黃鐘為宮則餘律皆順若以其

他律為宫便有相陵處今且只以黄鍾言之自第九
宫後四宫則或為角或為羽或為商或為徵若以為
角則是民陵其君矣若以為商則是臣陵其君矣徵
為事羽為物皆可類推樂記曰五者皆亂迭相陵謂
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故製黄鍾四清聲用
之清聲短其律之半是黄鍾清長四寸半也若後四
宫用黄鍾為角徵商羽則以四清聲代之不可用黄
鍾本律以避陵慢故漢志有云黄鍾不復為他律所

役其他律亦皆有清聲若遇相陵則以清聲避之不然則否惟是黄鐘則不復為他律所用

令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

令之簫管乃是古之笛雲簫方是古之簫

胡問令俗妓樂不可用否曰令州縣都用自家如何不用得亦在人斟酌以上語類二十九條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未遠其器與聲猶有

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猶未容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則已寖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理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閒蓋亦三致意焉而和胡阮李范馬劉楊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令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攄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

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鐘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説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為牽合傅會之談而横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葢若黄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史小司

馬之説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馬變宮變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説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閒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即肆其胸臆妄為穿穴而無所据依李通乃能奮其獨

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考尋用其平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汩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此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瞽師而後備而參摹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

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輙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鈍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指意之彷彿季通以是亦許予為能知巳志者故屬予以序引而予不得辭焉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管絃別為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歷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予雖老病儻及見之則

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律吕新書序

五聲之序宫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宫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焉然世之論中聲者不以角而以宫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半則屬於陰而未暢故不可用上而及半然後屬於陽而始和故即其始而用之以為宫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為商為角為變徵為徵為羽為變宫而皆以為宫之用焉是以宫之一聲在五行為土在五常為信

在五事為思盖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會之中所以為盛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居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於變宮而止耳自是以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以為宮於是就其兩間而細分之則其别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沈濁者為黄鐘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為應鐘及其旋相為宮而上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

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於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黃鐘之與餘律其所以為貴賤者亦然若諸半聲以上則又過乎輕清之甚而不可以為樂矣蓋黃鐘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次而中少過也應鐘之宮始之終而中已盡也諸律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為樂者也正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

後日其兩日之間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然則聲自屬陰以下亦當點有十二正變半律之地以為中聲之前段如子初四刻之為者但無聲氣之可紀耳由是論之則審音之難不在於聲而在於律不在於宮而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為本律之宮也今有極論宮聲之妙而無曰黃鍾云者則恐其於聲音法制之間猶有所未盡也夫以聲音法制之粗而猶有未盡則雖有黃帝大舜之君伶倫后夔之佐亦如之何徒手

而可以議大樂之和哉又有為宮當配仁之說者恐亦非是迹其所以葢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者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然以為可包四者則不害其有是理也夫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

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者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是則宫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必奪彼以與此然後快於其心哉聲律辨

所論律吕恐看得未子細須作一圖子分得十二律之位却於中間空處别用紙作一小輪子寫五聲之位當心用紙條穿定令可輪轉却依通典十二律之均逐一認定分别正聲子聲則自見得次序分明不可只如此空說也盖正聲是全律之聲如黄鐘九寸是也子聲是半律之聲如黄鐘四寸半是也一均之内以宫聲為主其律當最長其商角徵羽之律若短即用正聲或有長者則只可折半用子聲此所謂一均五聲而分正聲子

聲之法也十二律既自有正聲又皆有子聲以待十二均之用所謂黄鍾大吕太蔟無子聲以其一均之内商角徵羽四聲皆短於本律故也若以中吕為宫則黄鍾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蕤賔為宫則大吕為徵而當用子聲矣若以林鍾為宫則太蔟為徵而當用子聲矣此十二律所以皆有子聲也試更用此推之當自曉得不然即須面論乃可通也答張仁叔

律吕之説今有新書幷辨證各一册及向時所撰序一

篇并往可細考之當得其説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為宮而生四律如黄鐘為宫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吕為羽是黄鐘一均之聲也若林鐘為宫則南吕為商應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是林鐘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宫以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非以黄鐘定為宫太蔟定為商姑洗定為角林鐘定為徵南吕定為羽也但黄大太夾姑中蕤林夷南無應為十二律長短之次宫商角徵羽為五聲長短

之次黄鐘一均上生下生長短皆順故得各用其全律之正聲十二律名今俗樂亦用之合字即是黄鐘但其律差高耳筆談言之甚詳可呼俗工問之自林鐘之宫而生太蔟之徵則林鐘六寸而太蔟八寸徵反長於宫而聲失其序矣故以十二律而言雖當為林鐘上生太蔟而以五聲而言則當為宫下生徵而得太蔟半律四寸之管其聲方順又自太蔟半律四寸之徵而生南吕五寸有竒之商則於律雖本為下

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自南吕五寸有竒之商而生姑洗七寸有竒之羽則於律雖本為上生而於聲則又當用其半而為下生矣自姑洗半律三寸有竒之羽而生應鍾四寸有竒之角則於律雖為下生而於聲反為上生矣其餘十律皆然孔疏葢知此法但言之不詳耳半律杜佑通典謂之子聲者是也 此是古法但後人失之而唯存黄鍾大吕太蔟夾鍾四律有四清聲即此半聲是也變宫變徴始見於國語注中及後漢樂志乃

十二律之本聲自宮而下六變七變而得之者非清聲也如黃鐘為宮則第六變得應鐘為變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鐘為宮則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吕為變徵是也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七均祖孝孫王朴之樂皆同所以有八十四調者盖每律各添此二聲而得之也新書此説甚詳候氣之説其中亦已論之盖埋管雖相近而其管之長短入地深淺有不同故氣之應

有先後耳非以方位而為先後也但畫一圖朝夕看誦仍於指掌間輪之久久自熟乃見其妙此又可驗凡事皆然别無奇巧只是久而習熟便是妙處也禮書

有此一卷比新書差約偶在他處使取到寄去看也○荅廖子晦

太史公五聲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宮散聲三分去一得五十四以為徵為九徵三分益一得七十二以為商為十三徵三分去一得四十八以為羽為八徵三分益一得六十四以為角為十一徵十二律數曰黄鍾九寸為宮琴長九尺

而折其半故為四尺五寸而下生林鍾林鍾六寸為徵為第九徽徽內三尺徽外一尺五寸上生太蔟太蔟八寸為商為第十三徽徽內四尺徽外五寸下生南呂南呂五寸三分為羽為第八徽徽內二尺七寸徽外一尺八寸上生姑洗姑洗七寸一分為角為第十一徽徽內三尺六寸徽外九寸下生應鍾應鍾四寸六分六釐位在八徽內二寸七分內二尺四寸外二尺一寸上生蕤賓蕤賓六寸二分八釐位在十徽九徽之間內三尺一寸五分外一尺三寸五分上生大呂大呂八寸三分七釐六豪在龍齦內二寸半內四尺二寸半外二寸半下生夷則夷則五寸五分五釐一豪在九徽八徽之間內二尺八寸半外一尺六寸半上生夾鍾夾鍾

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為第十二徽徽內三尺八寸徽外七寸下生無射無射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在八嶶內嶶內二尺五寸徽外二尺上生中呂中呂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為第十徽亦為角徽內三尺四寸徽外一尺一寸復生變黃鐘八寸七分八釐有奇今少宮以下即其半聲為四寸三分八釐有奇也〇以上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約定周禮鄭注以從簡便凡律寸皆九分分皆九釐釐皆九毫毫皆九絲絲皆九忽琴尺皆十寸寸皆十分分皆十釐釐以下不汲按此以上為自龍齦之內至於七徽左方十二律之位而七徽以後之說亦附其後蓋琴之有徽所以分五聲之位而配以

當位之律以待抑按而取聲而其布徽之法則當隨其聲數之多少律管之長短而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定其位如前之說焉今人殊不知此其布徽也但以四折取中為法蓋亦下俚立成之小數雖於聲律之應若簡切而易知但於自然之法象懵不知其所自來則恐不免有未盡耳○或曰若子之言聲數也律分也徽寸也三者之相與皆迂回屈曲而難通無乃出於傅會牽合之私耶曰律之九分也數之八十

一也琴之八尺一寸也三者之相與固未嘗有異焉今以琴之太長而不適於用也故十其九而為九尺又折其半而為四尺五寸則四尺五寸之琴與夫九寸之律八十一之數亦未始有異也蓋初絃黃鐘之宮次絃太蔟之商三絃中呂之角四絃林鐘之徵五絃南呂之羽六絃黃清之少宮七絃太清之少商皆起於龍齦皆終於臨岳其長皆四尺五寸是皆不待抑按而為本律自然之散聲者也而是七絃者一絃

之中又各有五聲十二律者凡三焉且以初絃五聲之初言之則黃鐘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宮聲之初矣數八十一律九寸琴長四尺五寸太蔟則應於十三徽之左而為商數七十二律八寸徽內四尺姑洗則應於十一徽而為角數六十四律七寸一分徽內三尺六寸中呂應於十而為角律六寸五分八釐有奇徽內三尺四寸但姑洗唯三絃用之餘絃皆用中呂林鐘則應於九而為徵數五十四律六寸徽內三尺南呂則應於八而為羽數四十八律五寸三分徽內二尺七寸○次絃則太蔟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商之初矣用宮數後倣此而其

姑角應於十三之左用商數後倣此林徵應於十南羽應於九黃清少宮應於八之右○三絃則姑洗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角之初矣而林徵應於十三南羽應於十一黃清少宮應於九太清少商應於八○四絃則林鍾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徵之初矣而南羽應於十三黃清少宮應於十太清少商應於九少角應於八○五絃則南呂之律固起於龍齦而為羽之初矣黃清少宮則應於十二少商應於十少角應於八九

之間此絃與七徽後三絃無徽朱子文集諸本並同疑有闕文○六絃之黄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宫之初矣少商則應於十三少角則應於十少徵則應於九少羽則應於八○七絃之太清則固起於龍齦而為少商之初矣少角則應於十二少徵則應於十少羽則應於九少宫之少則應於七八之間故皆按其應處而鼓之然後其聲可得而見而聲數律分與其徽内之長無不合焉然此皆黄鍾一均之聲也若大吕夾鍾蕤賓夷則無射應

鍾之為律則無所用於黄鍾故必因旋宫而後合於五聲之位其在於此則雖有定位而未當其用也大在黄太之間律八寸三分七釐有奇内四尺二寸半○夾在太姑之間律七寸四分三釐有奇内三尺八寸○蕤在中林之間律六寸二分八釐内三尺一寸五分○夷在林南之間律五寸五分五釐有奇内二尺八寸半○無在南右律四寸八分八釐有奇内二尺五寸○應在無右律四寸六分六釐内二尺四寸○旋宫見本章圖說

若自七徽之後以至四徽之前則五聲十二律之應亦各於其初之次而半之初絃七徽承羽而為宫六七間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次絃七徽承宫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宫

○三絃七徽承商而為角六為羽五為宮五右為商○四絃承角而為徵六左為羽六右為宮五為商四五間為角○五絃七徽承徵而為羽六左為宮六右為商五右為角四五間為徵○六絃承羽而為宮七右為商六右為角五為徵四五間為羽○七絃承宮而為商六左為角六右為徵五為羽四五間為宮

四徽之後以至一徽之前則其聲律之應次第又如其初而又半之此一節聲難取而用處希不能盡載然其大槩次第亦與上兩節不異但加促容耳○凡五絃起於龍齦初絃五聲次絃四聲三絃三聲四絃二聲五絃一聲凡十五聲皆正聲○初絃七徽次絃八徽三絃九徽四絃十徽五絃十二徽六絃龍齦以後為第二宮各五聲七絃龍齦以後四聲凡三十四聲皆少聲○初絃四徽以下至七絃八七間以後為第三宮各五聲凡三十五聲皆少少

聲○初絃一徽之後下至七絃四五之間初絃一聲次絃二聲三絃三聲四絃四聲五絃五聲六絃五聲七絃五聲凡二十五聲猶為少少入前三十五聲數內唯六絃一聲七絃二聲凡三聲為第四宮又別為少少少少聲通為二十八聲○合一琴而計之為百十有二聲 但七徽之左為聲律之初氣後身長聲和節緩故琴之取聲多在於此七徽則為正聲正律初氣之餘承徵羽既盡之後而黃鍾之宮復有應於此者且其下六絃之為聲律亦皆承其巳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焉氣巳消而復息聲巳散而復圓是以雖不及始初之全盛而君子

猶有取焉過此則其氣愈散地愈廹聲愈高節愈促而愈不可用矣此六䉾以後所以為用之少雖四䉾亦承巳應之次以復於初而得其齊而終有所不能反也此處但汎聲多取之自當別論而俗曲繁聲亦或有取則亦非君子所宜聽也大抵琴徽之分布聲律正與候氣同是一法而亦不能無少異候氣之法闕地為坎盈尺之下先施木案乃植十二管於其上而實土埋之上距地面皆取一寸而止其管之底則各隨其律之短長以為淺深黄鐘最長

故最深而最先應應鐘最短故最淺而最後應今移
其法於琴而論之則所謂龍齦即木案之地也所謂
臨岳即地面之平也聲應之處即其律寸之短長距
案之遠近也故按此鼓之而其聲可見此其所同也
但律之次第左起而右行者以氣應先後為之序自
地中而言之也徽之次第右起而左行者以律管入
地淺深為之序據人在地上目所見者而言之也此
其似異而實同者也其甚異者則管虚而絃實管有

長短而無大小(圍皆九分徑皆三分)絃有大小而無短長管上平而下不齊絃則下齊而同起於龍齦也是以候氣者異管而應不同時既應則其氣遂達於上而無復升進之漸布徽者亦異絃而應於同時既應則各得其量之所受(如以絃大小為五聲之序)而循序以漸進至於三周而後已此其甚不同者也然明者觀之以其所異乘除準望而求其所同則是乃所以益見其同而無可疑者但自有琴以來通儒名師未有為此說者余乃

獨以荒淺之學聾瞶之耳一旦臆度而誦言之宜子之駭於聽聞而莫之信也然吾豈以是而必信於當世之人哉姑以記余之所疑焉耳抑此七絃既有散絃所取五聲之位又有按徽所取五聲之位二者錯綜相為經緯其自上而下者皆自上絃遞降一等其自左而右者則終始循環或先或後每至上絃之宮而一齊焉盖散聲陽也通體之全聲也無所受命而受命於天者也七徽陰也全律之半聲也受命於人

而人之所貴者也但以全聲自然無形數之可見故今人不察反以中徽為重而不知散聲之為尊甚矣其惑也至其三宮之位則左陽而右陰陽大而陰小陽一而陰二故其取類左以象君右以象臣而二臣之分又有左右左者陽明故為君子而近君右者陰濁故為小人而在遠以一君而御二臣能親賢臣遠小人則順此理而國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則咈此理而世以衰亂是乃事理之當然而非人之所能為

也又凡既立此律以為宫則凡律之當徴而有聲者皆本宫用事之律也其不當徴而無聲者皆本宫不用之律也唯第十二徴有徴無聲亦不當用未詳其說律旋而宫變則時異而事殊其遭時而遇俗者自當進據可為之會而發其鳴聲其背時而忤俗者自當退伏無人之境而箝其頬舌此亦理勢之當然而其詳則旋宫之圖說盡之矣定律之法沈氏筆談據唐人琵琶録以為調琴之法須先以管色合字定宫絃乃以宫絃下生徵

徴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但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故其高下無法出於臨時椄沈氏所言可救流俗苟簡之弊世之言琴者徒務布爪取聲之巧其韻勝者乃能以蕭散閒遠為高耳豈復知禮樂精微之際其為法之嚴密乃如此而不可苟哉然其曰以合聲定宮絃者亦黄鍾一均之法耳不知沈氏之意姑舉一隅以見其餘耶抑以琴聲之變為盡於

此而遂已也若曰姑舉一隅而當別用旋宮之法以盡其變則又當各以其字命之而不得定以合聲為宮也盖今俗樂之譜厶則合之為黃也マ則四下之為大也マ則四上之為太也二則一下之為夾也二則一上之為姑也マ則上之為中也厶則勾之為蕤也厶則尺之為林也ㄱ則工下之為夷也ㄱ則工上之為南也川則凡下之為無也川則凡上之為應也六則六之為黃清也ㄗ則五下之為大清也ㄗ則五

上之為太清也則口上之為夾清也此句有闕誤未詳此聲俗工皆能知之但或未識古律之名不能移彼以為此故附見其說云按今俗樂或謂高於古雅樂三律則合字乃夾鐘也沈氏後章即言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蔟微下却以凡字當宮聲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又高坊一均以來惟契丹樂聲比教坊樂下二均疑唐之遺聲也若如沈説則外方合字真為夾鐘矣若便以此為黄鐘恐聲已高急更用旋宮至辰巳位即巳為林夷非惟不容彈亦不可得而上矣更詳之〇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宮與少宮商與少商中徽亦如之而得四聲按上散下得二聲按下散上得二聲其絃則同八徽隔三而得六六字

疑誤聲宮與羽商與少宮角與少商按上得三聲按下得三聲○按下句疑有誤字九徽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宮與徵商與羽角與少宮徵與少商為四○內角聲在九十間四之○少濁○內角聲句疑多似當刪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少商與羽少宮與徵羽與角徵與商角與宮為五○內角聲在九八間四之一少清十徽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宮與角商與徵角與羽徵與少宮羽與少商為五○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按下者隔二而得四聲少商與徵少宮與角羽與商徵與宮為四○內角聲在十一徽少濁○內角聲句疑複似當刪十三徽之左比絃相應而得六聲宮與商商與角角與徵徵與羽羽與少宮少宮與少商凡六右調絃之法大槩如此

然惟九徽為得其相生之序十徽則雖律吕相得而其倫序倒置若有未諧故沈氏説以隔二者為下生隔一者為上生盖九徽之宫隔二者生散徵而散徵隔一上生十徽之商九徽之商隔二下生散羽而散羽隔一上生十一徽之角九徽之角隔二下生散少宫而散少宫隔一上生十徽之徵九徽之徵隔二下生散少商而散少商隔一上生十徽之羽也如此則九徽之隔二者常以木聲命散聲十徽之隔一者常

以散聲命木聲然後十徽之桉上桉下者亦皆得以協其相生之序此又不可不知也此外諸絃號為相應者則但以散聲木聲同於一律而自相疇酢至於相生之序則無取焉然散聲者全律之首七徽者散聲之貳故其應聲渾厚寛平最為諧韻特以中三絃者孤子特立無上下之交焉則其為用有所不周若八徽之三聲十三徽之六聲則為律雖同而絲木有異是以其聲雖應而不和如人心不同而強相然諸

外雖和悦而中實乖離求其天屬自然真誠和協則惟九徽十徽與十一徽之三絃為然此調絃之法所以必於此而取之亦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或者見其如此而不深求其故遂以已意强為之説以為九徽者林鐘之位十徽者中吕之位林鐘為黄鐘之所生而中吕又為能反生黄鐘者所以得為調絃之地而非他徽之可及此其為説亦巧矣然使果有是理則曷為不直於黄鐘焉調之而必為此依傍假託之計

耶若角聲二律之說則予嘗竊怪古之為樂者通用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若以黃鐘為宮則姑洗之為角有不可以豪髮差者而今世琴家獨以中呂為黃鐘之角故於衆樂常必高其一律然後和唯第三絃本是角聲乃得守其舊而不變流傳既久雖不知其所自來然聽以心耳亦知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昔人亦有為之說者皆無足取其曰五聲之象角實為民以民為貴故於此焉上之者其穿鑿而迂踈固

已甚矣又以為姑洗為正角中呂為清角者則恐此等變調隨世而生又非獨此為然也近世惟長樂王氏之書所言禮樂最為近古然其說琴亦但以第三絃為律中中呂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予於是益以為疑乃為之深思而有得焉然後知古人所以破去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明法而俛焉以就此位之僭差者乃為迫於聲律自然之變有不得已而然也蓋建樂立均之法諸律相距間皆一律而獨宮羽徵角之

間各間二律相距既遠則其聲勢隔闊而有不能相通之患然猶幸其隔八之序五聲既備即有二律介於宫羽徵角之間於是作樂者因而取之謂之二變然後彼四聲者乃得連續無間而七均備焉唯琴則專用正聲不取二變故於二位之闕無以異乎衆樂之初然又以其别有二少而少宫之分寸地位近於變宫故宫羽之間有以補之而不至於大闕惟徵角之間既爲闊遠欲以少商補之則其分寸地位相望

甚遠而不可用是以巳午二位特為空闕而角聲之勢必將乘其間隙進而干之以求合於林徵然其本位若遂空虚而無主則姑夾兩位又成曠闊而商角二聲將不能以相通幸而三紘姑洗之本聲與十一徽姑洗之本位自有相得而不能相離者乃獨固守其所而不肯去於是姑前中後皆得祗間一律而無空闕之患是亦律吕性情自然之變有如此者而非人力所能為也然非古之哲人機神明鑒有以盡其

曲折之微則亦孰能發其精蘊著為明法以幸後世之人哉深究其端殆未易以常理論也今好事者乃有見二律之兼用遂通五均數為六律而謂凡周禮孟子之單言六律者皆以是言而非六律六同之謂果如其言則是周禮孟子皆為專指琴之一器而言且使衆樂之七均皆廢而所謂七音七始亦皆虛語矣嗚呼異哉琴律說

來教云凡樂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

南吕為羽此五者聲律之元也今之五聲獨角聲不得其正以六十律齊之乃姑洗部依行之聲耳姑洗部有五律四律合姑洗下生㽔賔部律獨依行一律合中吕上生黄鐘部律然則今之角聲雖曰依行實為中吕中吕而下正合還宫之次是以名為中吕宫而古名清角者以依行本屬姑洗而清於姑洗故謂之清角（内㽔賔二字當作應鐘恐是筆誤然兩本皆同更望詳之）又曰姑洗一聲十徽律在徽前應在律後者中吕聲高不能生黄鐘

部第一律生黄鐘部第一律者姑洗部之依行也依行為宫生黄鐘部包育為徵包育生林鐘部讌待為商讌待生太蔟部未知為羽未知生南吕部白吕為角然則當十㣲者正依行宫也十㣲以依行為應故姑洗律在㣲前序或然也今詳此論角聲不得其正發明精到前此所疑皆釋然矣但依行之説則凡十二律皆自黄鐘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以極乎中吕而以琴考之自龍齦以下至七㣲之東凡十二律之位

其逺近踈密往來相生亦與律寸符合京房雖增為六十律然亦十二正律相生已徧然後乃生執始（係第十三律）以至依行（係第五十三律）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其序正與禮運正義六十調同但自黄鐘右旋歴應無南夷林㽔中姑夾太大以為諸宫之次方其未徧十二律以及中吕之時正律不生子律而琴自南吕上生姑洗亦未見其有不合而須變以為子律也今曰琴之角聲乃姑洗部之依行則未知其何自而

来忽破此例且將來下生之時不知其將復為應鍾耶抑遂為包育也復為應鍾則數不合便為包育則從此抹過姑洗以下八正律依行以前四十子律皆成無用矣若曰用正律時自未應遽用子律自無射為宮之後方用執始以下子律則中呂為宮又自用内負子律而生黄之分動以下四律初不用依行也至於太蔟之形晋為宮乃惟汙為徵依行為商包育為羽譏待為角則是依行未嘗為中呂之宫且其短

長雖若鄰於中呂而其分部實居姑洗亦不得而應於十徽也凡此反復求之竟未之得偶别思得一說具於後段中呂宮調說中更望垂教○来教云古黄鐘今慢角調三正角姑洗中聲古清角今正宮亦名中呂宮三清角中呂中聲又曰若下其角聲於大絃十一徽而取其應則可以復古之正調矣今詳此說慢角三為姑洗者從大絃十一徽調之而應其絃緩也清角三為中呂者從大絃十徽調之而應其絃急也以此推

之則王侍郎所說直以第一絃為中呂者清角法也不知其說是如此否其間尚有未曉者别見後段○古黃鍾宮調亦曰慢角今詳來教既曰古黃鍾宮調則此一均正是黃鍾為宮正聲之調而琴中聲氣之元也又曰今謂之慢角調則是今世猶有此調也然不知今之琴曲何者為此調何以世俗都不行用而唯以中呂為宫也且既知其誤則改而正之似無難者今長者雖知其然而猶未免有傳習之久莫之能改之

數則又似有未易改者此又何也又此但以見行中
呂宮調緩其一絃以為正角則其餘絃之相應者恐
亦須有差舛不知合與不合并行改易若不改易而
但抑按以求其合既謂之黄鐘正宫又似不當如此
此皆未曉更望指諭○中呂宮調亦曰正宫亦曰清角今詳来
教此但以古黄鐘正調緊第三絃之散聲而因以為
宮耳雖不得姑洗正角之位然角聲所占地位甚廣
自十一徽之西以盡乎九徽之東皆角聲之位也今

既不循常而欲槩其聲則於其中雖移一律初亦不出本聲之位不必更以京房子律推之强改姑洗之依行便屬中呂然後為得也但既以第三絃為宫則其下即便可就按第六絃黄清以為徵四絃林鍾為商七絃太清為羽五絃南呂為角皆應於十徽其散聲則自為徵羽宫商如故其上兩絃則聲濁而勝於本宫故不入調而以為應宫應徵商應羽散聲自為宫商来教謂以旋宫命之故曰中呂之宫者正謂此也然詳此調以中呂為角則已不得

角聲之正以角聲為宫則又不得宫聲之正又就少宫少商以為徵羽而反以正宫正商為徵羽之應則其遷就雖巧而顛倒失正亦甚矣以此竊意或非古樂旋宫正法但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耳然當時若且私行此調而不廢本曲則人猶得以識其是非今乃反以所變為正宫而本曲遂不可見則今之所謂琴者非復古樂之全明矣故東坡以為古之鄭衛豈亦有見於此耶○旋宫諸調之法以上黄鍾中吕首尾

二宮其法略可見矣但其中呂一宮未有以見其為古樂旋宮之正法耳若是正法則其餘十律亦當各自為宮若非正法則其本調亦當并考然後其法乃備故古說有隨月用律之法而来教亦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桉之正謂此也然亦難只如此汎論須逐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為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為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之說推之則每律既已各為一宮每宮亦合各有五調而其

逐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為琴之綱領而前此說者皆未嘗有明文誠闕典也欲望暇日定為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賓主次第各有條理則覽者曉然可為萬世之法矣若作此圖先須作二圖各具琴之形體徽絃尺寸散聲之位然後以一圖附按聲聲律之位以一圖附汎聲聲律之位則於宮調圖前所附三聲皆以朱字別之刻板則為白字○十徽十一徽舊疑七絃隅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徽而第三絃獨於十一徽調之乃應故角聲兼應兩律而其餘四聲皆止應一律前此故嘗請

間而角聲兼應兩律之辨則固已蒙指示矣然依行之說愚意終有所未曉也已於前章再論之矣至於七絃隔一之應不同在於一徽則又嘗思之七絃散聲為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為次第其六絃會於十徽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徽

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得同會於一徽無他說也答吳元士○以上文集六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一